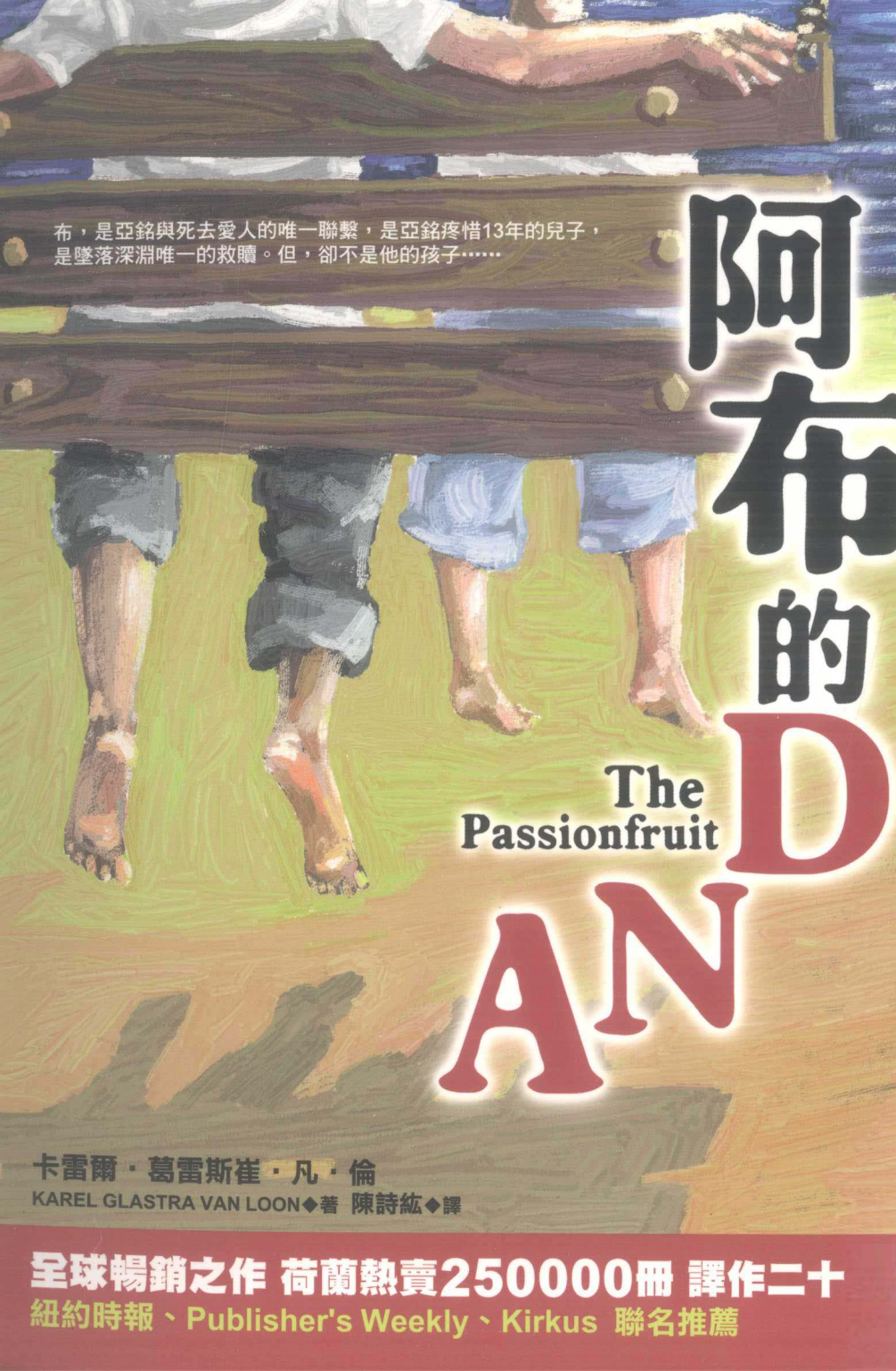




布，是亞銘與死去愛人的唯一聯繫，是亞銘疼惜13年的兒子，
是墜落深淵唯一的救贖。但，卻不是他的孩子……

阿 布 的 D A N

The
Passionfruit

卡雷爾·葛雷斯崔·凡·倫

KAREL GLASTRA VAN LOON◆著 陳詩紘◆譯

全球暢銷之作 荷蘭熱賣250000冊 譯作二十
紐約時報、Publisher's Weekly、Kirkus 聯名推薦

小說 F24

阿布的DNA

The Passionfruit

作者／卡雷爾·葛雷斯崔·凡·倫 (Karel Glastra van Loon)

譯者／陳詩紘

編輯／朱玉

發行人／王聖毅

出版者／新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 150 號 4F 之 4

電話：(02)2332-0430 (02)2339-2500

傳真：(02)2332-9817

郵政劃撥：18324544

E-Mail／shinmiao@ms59.hinet.net

排版／普林特斯資訊有限公司

印刷／久裕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版次／2003年12月一版一刷

國際中文版授權／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

Copyright © 1999 by Karel Glastra van Loon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SUSIJN AGENCY
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

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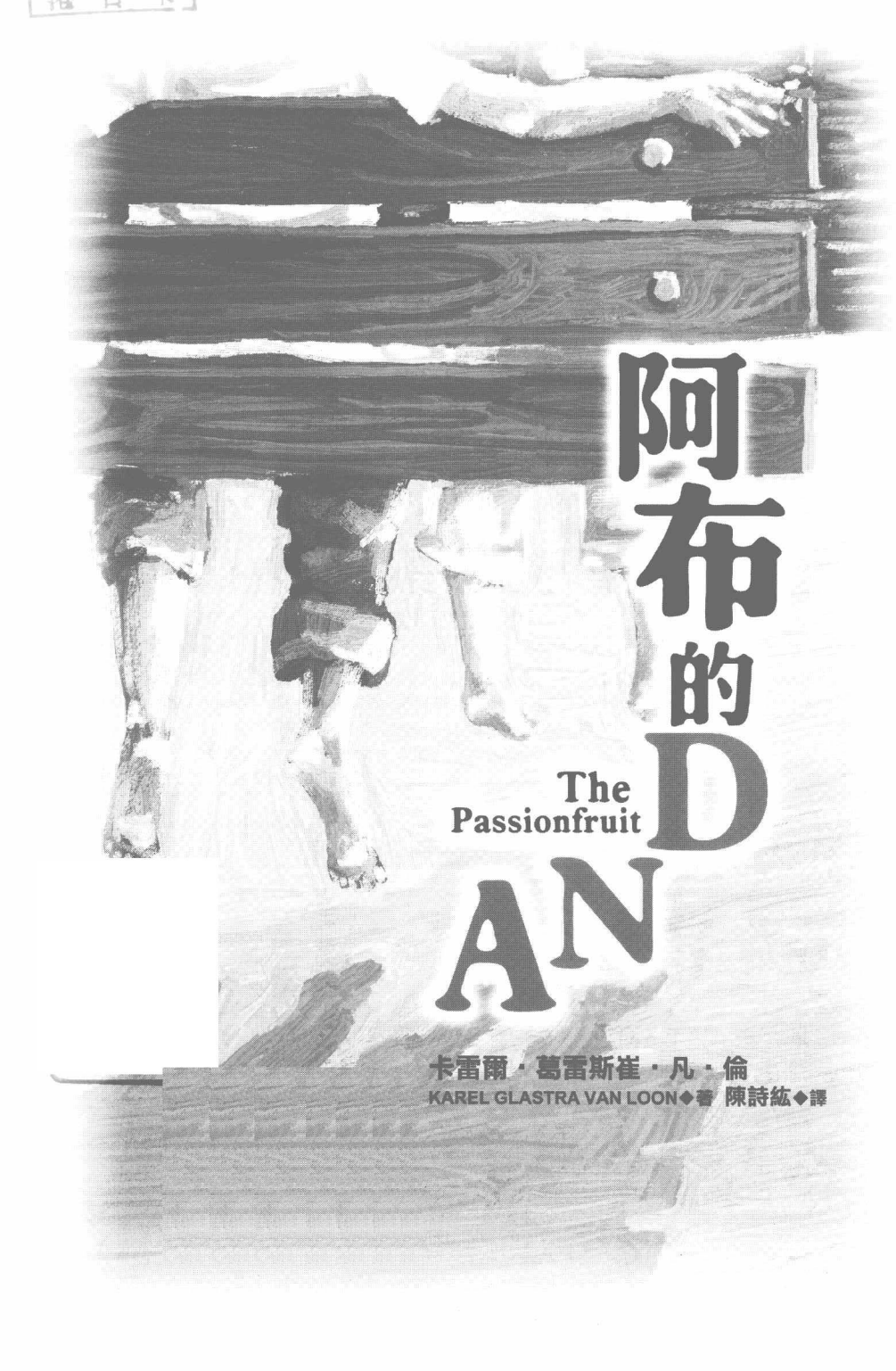
2003 NEW SPROUTS PUBLISHER, INC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定價／240元

I S B N／957-451-130-8

(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請寄回更換)



阿 布 的 D

The
Passionfruit

AN

卡雷爾·葛雷斯崔·凡·倫
KAREL GLASTRA VAN LOON◆著 陳詩紘◆譯

我們一路無語地開車到醫院，艾倫開車，我則忙著數碎石上的點。滿路橫衝直撞的車子，艾倫開得太快了，然後又太慢了，她並沒有使用她的指示燈。我不發一語。

沿路廣告招牌愈來愈多。

未來就在這裡。

什麼東西會讓一個商人快樂？

「金錢。」我說。

「什麼？」

「沒有，沒什麼。」

我們把車停進醫院的水泥地上，走過綠蔭的街道，街道上滿是穿著慢跑衣、推著輪椅的人們。在一個充滿油炸食物與枯萎花朵味道的廣場上，一個爵士樂團正在演奏普賽音樂。

「這邊左轉。」我說。

「有升降梯。」她說。

我看著三角鏡中的她的身影，緊張令她的嘴唇變得毫無血色。

「我不知道我將如何面對……」她說。

「如果他們正好說到了我心中的害怕……」

這種無法把句子完整表達的日子已經持續好幾個星期了。

「請坐，」醫生說，等我們坐定，他又說道，「我恐怕有不太好的消息要告訴你。」我看到艾倫全身僵硬，她的下巴縮到胸前，凝視著地板。

「尤其是你，先生。」

她的背脊挺直，下巴仰起，我從我的眼角看到她的這些動作。好一會兒，她轉過頭注視著我的方向。我突然察覺到自己正全身嚴重冒汗，衣服黏在我的身體上，又濕又冰涼。

「你得了不孕症。不只我對此無能為力，而且——我也明瞭這对你將是一大震驚——你一直是個不孕者。」

我所感受到的第一件事情，至少在聽過他的話後我所察覺到的第一個感覺是，鬆了一口氣。這一定是那裡出了大錯誤，檔案被調換了，檢驗的結果打錯了，某人與我同名同姓，在這個非常時刻坐在另一個醫生的診所裡被告知：「你絕對沒有什麼問題，先生，你的精子非常健康。」

阿布的DNA

「可是那不可能啊，」我說，「我有一個孩子，我有一個十三歲大的兒子呀！」

好長一段時間，我們就那樣靜靜地坐著，沒有任何東西移動，沒有人移動。整個醫院的水泥、鋼筋與玻璃的建築，電梯、走廊、黑暗的院道上充滿滴答滴答聲、嗡嗡聲、管子嘆息聲，病房中滿滿的病床躺著即將痊癒與即將死亡的人，訪客和醫生，學生與實習醫生，他們全都摒住呼吸。當下靜止不動，因為在當下的正後方，過去正在爆炸。

艾倫注視著醫生，醫生注視著我，我注視著他的頭右後方的相框照片：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正在滑雪，背景是一道雪線山脊，上方的天空一片湛藍。

我明白在事情回復到它們正常狀態的景況後，我們都會像個成年人般地繼續討論問題。而等到我們離開醫院後，艾倫與我，開車沿著原來的路回家，經過同樣的路旁廣告招牌，穿過同樣車水馬龍的街道。

我知道，可是我不記得，我所記得的只是在我們的車子轉進我們住處時，她問了我些什麼。

她問，「你要告訴布嗎？」

我要告訴布嗎？

我只想要一件事：已被說出的話並沒有被說出來，已經發生的事情並未曾發生過。

想要的這件事情是件毫無道理的事情，但是你就是想要它，我忍不住。停止只會更糟糕，於是我修訂舊決定，回到我說那些話之前。我重構最近的過去，以期保存舊有的過去。在我說「是的」的地方，我現在要說「不」；在我決定採取行動的地方，我現在決定什麼都不做；在我對她的期望讓步的地方，因為我覺得那也是我的期望，我要義不容辭地拒絕她。

「不，我不要和妳生孩子，我已經有了一個孩子，而那個孩子對我已經足夠了，就讓它也對你足夠吧。」

我知道我非常在意我們的愛情，只是如果我們繼續這樣下去，我們將不會有未來，不過我還是說了，現在我說了，因為，比沒有未來地活著還困難的事情是，沒有過去地活著。

2

如此說來，布並非在某個涼爽的夏夜，在一部鮮黃色雷諾五的後座上受孕的。他沒有遺傳到我微微凸出的下巴，使得下巴看起來好似錯放了地方。所有認識莫妮卡的人都說，他承繼了她的眼睛顏色，但是形狀卻不像我的。不過，他的左腳比右腳小了一號，這點倒完全和我一樣——純屬巧合。

菲利浦教堂裡有一首詩歌，我最近經常想到它：「一個女人所懷的孩子神似她的所愛，若那個所愛是她的丈夫，則孩子像她的丈夫；若那個所愛是個到處留情的花花公子，則孩子就會像那個花花公子。」

還記得我大聲唸聖經內容給布聽的情景，那距現在一定已經有六年之久了。我們就坐在廚房的木桌前，在錐形光線下，桌上擺著幾張大的畫紙與幾根削尖的鉛筆，我為布畫了知識之屋（House of Knowledge），先畫出地皮，然後是前面與旁邊的景觀。

「知識之屋中的前房，」我對布說，「是實際知識之房（the Room of Factual Knowledge），你會在這裡發現你現在所知的一切事情。這房間後面有一個更大的房間，那是可能之房（the Room of the Possible），若你活得夠久而且好奇心不滅，便可能在此房

間裡發現一切可能發現的事情。」布不停地在桌面上轉著鉛筆。

在前後房間旁邊是一空間，我讓那空間的外牆保持空白。

「那是上帝的暗房（God's Dark Room）。」我說，「沒有人知道那個房間到底多大，而且你帶到裡面的光會馬上熄滅，想要看見任何東西的唯一方法，就是讓你的眼睛適應黑暗，然後有時候，只是那麼片刻，你瞥見某個你從不認為可能看到的東西。」

「有人——」我說，「被所看到的東西嚇著，於是甩上門，從此不再進那個暗房。有人為之著迷沉醉，進而極少或不再走出那個暗房。上帝的暗房是屋中最奇妙的，同時也是最危險的房間。」

知識之屋有一個大閣樓——知識的垃圾房（the Junk Room of Knowledge）。我如此稱呼它。「你會在那裡發現最最詭異的東西，滑稽、無用的東西，就像平坦大地的理論與初進社交界女孩的十項金科玉律。然而它同時也是美妙、有用的東西，就像神聖的幾何學與菲利浦教堂。」

「那是什麼東西？」布問。我走向書架，拿下一本滿是鉛筆評註與無數驚歎號的小冊子。我隨意翻開一章，讀給布聽，正好是談論花花公子的那一章。

「什麼是花花公子？」布問。

「那是一個人愛上了某人，但純粹只為好玩而已。」

「那不是本來就很好玩的嗎？」

阿布的DNA

我假裝沒有聽到他所說的話，最簡單的問題往往最難以回答。我提到屋中的最後一個房間：地板平面一個空蕩角落中的一個小壁龕。

「這個房間沒有任何窗戶，」我說，「只靠一盞懸掛在天花板的電燈泡照亮。這是一間關於你最好不要知道的一些事情的房間，我稱之為折磨室（Torture Chamber）。」

布俯過桌子以便看得更清楚，「你偶爾會去那裡嗎？」

「是的，」我說，「我偶爾會去那裡。」

布到底像哪一個花花公子呢？唯一能夠告訴我答案的人就只有莫妮卡，只是，莫妮卡已去世十年。

我突然想到，其實我可以在知識之屋的地板平面再加上一個房間：無望之房（the Room of No Hope）。

「你在那裡面發現些什麼？」布也許會問。我可以回答，「什麼都沒有，它就只是那樣。它是一個來自惡夢的房間，一個你可以終生搜尋你知道一定存在那裡的東西，可是當你覺得你已經發現它時，它又不停地從你眼前溜走。那是儲存所有知識的房間，一個你會想要去的地方，但為了某種原因，它再也找不到了。」

我要帶布去那個房間嗎？

我有一盒莫妮卡還在世時的照片，我們原本計劃將它們貼起來，貼在她皇后日當天所買的三本假黑皮封面的相簿中，但一直沒有做。然後，艾倫用那幾本相簿貼其他的照片——她和我布的照片。莫妮卡的照片依舊在那個盒子裡。好幾年，那個盒子就一直躺在櫥櫃的最底層，我連看都沒有看它一眼，可是現在我把它拿出來。從我的書房的地板，莫妮卡從各種不同角度看著我，我五年的人生就在科達彩色照片的背景中。

莫妮卡在不列坦尼海岸的某一飯店房間中，她已懷孕三個月，正值早晨，陽光呆滯地從窗戶照進來。她穿著一件淡藍色的襯衫，縐縐的，釦子鬆垂，手正放在她光凸的肚子上方，好似想要保護胎兒似的，她白淨的腿懸盪在鍛鐵的高床下。在懷孕過程中，早晨是她最難熬的時候，甚至在她害喜結束後亦是如此。在不列坦尼，我們每天下午都到沙灘散步，呼吸海洋空氣以滌淨我們城市的肺，望著海鷗，在退潮後乾燥且雜草叢生的岩石之間尋找貝殼與海星。某天，我們發現一隻死羊，正被魚兒與鳥兒啃噬著。那隻被分解的動物躺在那兒，用牠那雙深陷的眼窩注視著我們，就像是一種中世紀的詛咒。我們匆忙回到飯店裡。

“ 阿布的DNA

莫妮卡在諾威克的沙灘上，披著一條紅白條紋的沙灘浴巾，從頸部直蓋到她的腳趾，鼻子閃著防曬油。我們在一起的第一個夏天。她無法久待在陽光下，她的紅髮變成黃色，白淨的皮膚轉紅。去諾威克一直是我的主意，在七月一個天氣湛藍的溫暖日子，莫妮卡同意一同前往，只因為（後來她告訴我）我們認識彼此並非很久，她不想當一個掃興的人。

「你能夠待在太陽底下多久？」當我們沿著熱沙步行，尋找一個安靜的地方時，她問我。

「四個小時，」我說，「那你呢？」

「沒有那麼久。」

我發現她白皙的皮膚散發著美麗，可是那天我也看到她為美麗付出了代價。我們沒有停留很久，而且當我們不在海裡時（我們在海裡嬉水互潑，在海浪中把她摟進我懷中，親吻她鹹濕的臉龐，眼中滿是愛人的熱情）——當我們不在海水裡時，她便躲在大沙灘浴巾底下。即便如此，那天晚上她仍是嚴重曬傷。在那之後的幾年，我們仍經常攜手到沙灘散步，只是絕對避開七月的豔陽天。

我們兩人有一些合照，其中最愉快的一張是，我們一起騎著一輛偌大的男用腳踏車。莫妮卡穿著涼鞋，她得伸長她的腿和腳趾才能踩到踏板。我坐在後座，一手環抱她的腰，另一手則向攝影師揮手。我不知道那照片是誰拍的，以及正確的拍攝時間，從莫

妮卡的頭髮判斷，一定是在布出生之前拍的，在那之後她便把頭髮留長。就在她決定把它剪短時，她病了，長髮伴著她入葬。現在我想起來這張照片是誰拍的了：我父親，那是我父親的腳踏車。在莫妮卡的長褲上有油污點。這張照片是在沙佛帝公園對面的辛特賓拍攝的，我們正好找到一棟房子，就在公園對面。我父親幫我們把它整修起來。

頭兩個星期，隨著每一天的消逝，要做的事情並非愈來愈少，反倒是愈來愈多。刮掉壁紙時，我們發現石灰早已粉碎；當我們撕掉懸垂的天花板時，陳腐的陽光照進來；煙囪上有一個大裂痕；廚房櫥櫃下面的木質地板已腐爛。

「你應該一眼就能看出那種狀況，」父親埋怨著，與其說對我，還不如說是對他自己，「你看房子的時候，到底都在看些什麼？」

「我凝視著窗戶外面，絕大多數時候。」我說。

公園旁邊，我們還可以看到喜鵲的巢，我第一次看到那棟房子時，那些鳥兒正忙著修復牠們的屋頂。天氣潮濕風又強，最大的鳥巢顯然已經受到破壞，兩隻鳥兒在樹枝間來回穿梭著，當時一定是四月或五月。有腳踏車的那張照片是在兩個月後拍攝的，在停車場上的那些車子後，你可以看到山茶花最後盛開的花朵。油漆屋子是最後一項工作，不久之後，我們搬了進去——首先是莫妮卡，翌日是我。

那個夏天喜鵲養了三隻小喜鵲。

而莫妮卡懷孕了。

那是個充滿第一的夏季，我第一次與某人同住，第一次讀到「腦後葉加壓素」與「糖原分解」，第一次在車內做愛，第一次讓一個女人懷孕（我這樣認為），第一次在阿姆斯特丹看到一隻紅尾巴的鳥，第一次我想到「嘲笑浪漫主義者是件蠢事：浪漫主義者是對的。」第一次（也是最後一次）同時和兩個女人睡覺，第一次看到我父親與我平起平坐。我一直以來不曾看過那種改變，所受到的感動之深不下於莫妮卡身體的改變之大。（早在她的肚子開始起變化之前，她的臉已經先變了形，頭髮變得柔順，胸部也變得很柔軟。我真不敢相信竟然有這麼多人能在黑暗中待這麼久，難道沒有人認真地看她——甚至她自己的母親？不，尤其是她自己的母親。）

我父親是一個白手起家的人——那是他自己說的。他一生下來就命運多舛，是個虛弱又多病的男孩，十三歲時，戰事爆發，三個月後，他失去了他的父親，非因戰爭之故，而是因為該死愚蠢的巧合。緊鄰我祖父居住的街道處，蓋了一棟新房子，工人正要上樑，我祖父正好在對街，於是停下腳步看著男人們彼此道賀，看著樑柱順利固定，高興地脫下他的帽子拋到半空中，然後將之接住。「要是我父親沒有停下來觀看，」父親

說，「就不會被電車撞到。」可是，一邊注視著那些高興歡呼的男人，我的祖父一邊穿越四號電車急駛而來的街道，他的腳被車輪碾碎，醫院的醫生們不得不替他截肢，他左腿的傷口（或者說是戳記）遭感染，感染開始往內惡化，意外發生後十天，我的父親永遠失去了他的父親。

「你永遠學不會戰鬥。」每回當他看不懂我的行事之道時，他便會如此說。除了承認他是對的之外，我別無他法，然後極其悲傷地說，「可是那不正是你想要的嗎——確定我的人生過得比你好？」

戰後，家中沒有錢讓我父親繼續接受教育，可是他很快地便是一個承包商那兒找到了工作，諷刺的是，他正好是害我祖父喪命的那棟房子的營造者。五〇年代期間，當絕大多數的荷蘭人都投入建築業時，我父親從一個被上司任意差使的工人，一路爬到工頭職位。一九六一年，他不僅娶了大他三歲的阿姆斯特丹夜總會歌手為妻，同時也開始他自己的事業：十年內，柯尼利斯·曼德赫特營造公司讓我父親變成一個名利雙收的男人（即使是爆發戶也會笑我父親所謂的「我們家庭的財富」——我們的錢多到可以買下亞伯考德的雙併房子，以及吉尼河上的划船）。

多年來，父親在我眼中一直是個無所不能、令人羨慕景仰的男人，他輕而易舉地為我的閣樓蓋了一個圓屋頂，輕易一如處理一大平底鍋的肉飯菜；發動我們那輛華孚亞馬遜的引擎；或舉辦一個百人的大派對（慶祝曼德赫特營造公司成立五十週年紀念），派

對上一位魔術師表演魔術，而我父親則和一位令人驚豔的黑人女歌手大跳輕快舞步。我父親很有女人緣，只是我不知道他是否欺騙過我母親，我很難想像他不會那樣。

誠如我所說的，我母親大我父親三歲，他們彼此認識的時候，她正在一家夜總會當歌手（「小歌手。」我父親會這樣說。）她的美麗令人驚豔，高高的顴骨與豐滿的雙唇，她的宣傳照因她那深暗、水亮的唇膏而奪目。結婚照片清楚顯示我父親對他的戰利品有多麼驕傲。就在九個月之後，我父親有了我。「你父親只是抄捷徑，」她後來說，「其實我很清楚我年紀太大，不適合生小孩。」在我出生的那一刻，我父親正在李瓦德的建築工地，那天晚上當他回家時，我正躺在搖籃裡，已洗好澡也擦了粉。他把我抱了起來，轉向我母親，並得意揚揚地說，「這不就是我的傑作嗎？」多年後，當我母親拿那句話當面諷刺他時，他仍搞不清楚他到底說錯了些什麼。在我六歲時，我精確感覺到，我父親傷害了我的母親，那使得我甚至與他保持更大的距離。

「你的父親，」到了我離家年紀時，我母親說，「一直都是非常愛你的。」但是她該說的也許早都已經說了。（在她臥床將死之際，她說，「你父親是非常愛我的，但是也許我不夠愛他。後來，我再也無法愛他。」我不敢問她所言何意。）

可是新的生命改變了一切——甚至，尤其是，父親與兒子之間的關係。

我們告訴我的父母，莫妮卡是在九月一個美麗的暮夏日懷孕的，一個似乎意圖為我